

沙漠守岁人

王晓静

古城,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是一个石油勘探项目的名字。这个容纳上千名勘探队员的小小的“城”里,有着若干顶排列整齐的帐篷,像是巨人遗落在沙漠里的一颗墨绿色的纽扣。在14个大功率发电机组的日夜轰鸣下,这里的生产生活井然有序。

一进入腊月,极寒天气频繁侵袭,气温最低时接近零下20摄氏度,离呵气成冰仅一步之遥。而此刻的古城无暇避寒,完全沉浸在一片火热的地震勘探中。

当第一缕晨曦跃出东方,党支部书记魏全敏正带领“党员突击队”在野外进行激发作业。他们爬沙梁、走沙脊,到沙漠深处去接受风沙的洗礼。一群用脚丈量大地的人,撒在沙漠里,就像几只红色的蚂蚁,在不知疲倦地攀爬。夜里,项目经理王宇爬上仪器车,随时做好与问题短兵相接的准备。仪器车是地震勘探的前方哨所,是心脏。确保心脏健康有活力远比过年重要得多。“年”,似乎就这样被紧张有序的地震勘探给过滤掉了。

古城里,像悬崖一样峭拔的沙丘连绵起伏。重型卡车行驶于其中,如同一叶扁舟误入云谲波诡的大海。两天前的一场沙尘暴,将之前压实的车辙吹得无影无踪,彻底改变了沙漠的纹理,使本就行驶艰难的重卡雪上加霜。王宇不得不根据野外现场实况及时调整施工方案。

凌晨5点,掀开会议室厚重的棉帘,王宇走出帐篷,寒气迅速将他包围。风无骨无形,却力透脊背,他无法忽视绵密细针般扎在身上的感觉。先是手变冷、变硬、变麻木,很快脸颊和鼻头也冻得生疼。古城

上空,一轮毛茸茸的圆月正在俯瞰营地。“已经腊月十六了。”王宇揉着酸胀的眼睛。离天亮还有4个小时,他深吸一口冷气,打了个冷战,转身回到会议室。

没有力量可以阻挡“年”的脚步。在魏全敏开始着手忙年的时候,“年”终于变得活泼生动起来。

“鸡鸭鱼、牛羊猪、果蔬饮料……对了,拉花要买,还有鞭炮,趣味活动听听大伙儿的意见……”在后勤组,魏全敏一项一项核对采买清单,生怕漏掉什么。

临近小年,在距离沙漠50公里的支撑营地,琳琅满目的食材不断被一辆白色生活保障车运进沙漠,单程就需要3个小时。保障车像一只不知疲倦的甲壳虫,满载着阿克苏的苹果、库尔勒的香梨、若羌的红枣、且末的鸡鸭牛羊、烟花爆竹……在起伏的沙海间奔波。

腊月二十五,古城吹来故乡的风。胜利分公司党委从黄河入海口来看望大家,原本荒寒孤寂的古城,在这一天变得异常热闹,似乎春天的气息正在迎面扑来。

源源不断的输入,令古城上下到处荡漾着越来越浓郁的年味。

腊月二十七清晨,为了让除夕夜能欢天喜地过大年,王宇把除夕当日的工作量做了减法。合上笔记本电脑,走出帐篷,此时,天光大亮。

被阳光慰藉的白天,洁净的空气中氤氲着温暖的春意。金灿灿的营地上,魏全敏带领后勤团队忙得脚不沾地。为观看春晚准备的投屏正在各组帐篷里调试,趣味运动会的征集活动正在收尾,为亲人准备的视频拜年会正在抠细节。近午,食堂里飘出肉肉的浓香和炸鱼的鲜腥,“年”的形态更加具象。

腊月二十八,会议室帐篷里摆上笔墨纸

砚,平时喜欢舞文弄墨的职工们纷纷在铺开的宣纸上写对联,看热闹的围了一圈。

墨未入纸,意已先驰。有人悬腕凝神,有人蹙眉遐思。随后提笔运力,如犁铧破开冻土,墨渐渐在纸上宕开。“蛇舞长城雪,雄风犹在 马嘶大漠春,浩气长存”“且乘长风,踏平沙路开新境 更扬扬帆,驰骋疆场建功勋”……

写好的春联被大伙争着抢着贴到了各自帐篷的门帘两侧,如同苍松劲柏上垂下来的两挂爆竹。油墨香给年味里再添一香,“年”更加醇厚饱满。

除夕夜,魏全敏带上热气腾腾的年夜饭,坐着绿色重型卡车,驶出营地,潜入暗夜。向北,向北,一路向北,驶进沙漠深处。一个小时后,魏全敏脚踩悬梯,爬上停在沙梁高处的一辆白色仪器车。打开门,狭窄的车厢里,王宇正带着年轻的仪器操作人员指挥地震勘探。激发的指令通过电台源源不断传向沙海,与分布在沙漠里的上百名“夜行者”同频共振,电脑屏幕上不停变幻的信号灯同步野外实况。

深夜12点,营地喇叭里响起《我和我的祖国》的歌声: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烟花腾空绽放,古城庞大的黑夜被瞬间点亮。人群沸腾。

与烟火一同到来的是古老的石油秘密。在漆黑如墨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它正以地震波的形态冲破数千米地层的束缚,涌向大地。大漠轻颤,回声遥远,那是勘探队员在无人区的严寒中向祖国母亲发出的最诚挚、最热烈的祝福。

古城不孤。古城有烟火,有人迹,古城的除夕夜有近千名勘探人员在为祖国守岁。这一切,古城上空的月亮看得见,古城地上的黄沙听得见。

过年警事

周基云

往昔烟花爆竹的脆响,如今鼓点般的电子鞭炮声,过年时总会在值班室附近此起彼伏。从警38载,这般的应景的声响,早已听过无数遍。窗外是次第亮起的万家灯火,窗内是骤然响起的接警电话,夹杂着对讲机里断断续续的呼叫声。

早些年,年节的热闹常带着几分血气与蛮横。路上积雪未消,两车互不相让,两边聚族而居的男子借着酒劲,三言两语不合,锄头扁担便要相向。那场面,恰似滚油里泼进冷水,一触即炸。后来,法治观念进村入户,宗族间的激烈冲突少了,可年节的琐碎里,仍藏着不少一触即发的矛盾。亲戚拜年相聚,三杯酒下肚,闲话便多了起来。东家抱怨西家占了一砖宽的地基,积怨已三年;西家吐槽东家平日总给人脸色,心中憋屈已久。本是酒后发牢骚,偏偏有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一拍桌子:“走,去讨个说法!”这一争执,何来心平气和,推搡叫骂

间,便演变成拳脚相向。本该阖家和睦的佳节,反倒成了旧怨新仇的清算日。

还记得有一回,两个堂兄弟家的孩子一起玩耍,哥哥的玩具车被弟弟不慎摔坏,哥哥动手打了弟弟。弟弟的母亲护子心切,抬手给了侄子一巴掌。这下矛盾激化,哥哥的外婆带着一众亲人,径直冲进正在吃年夜饭的人家。我赶到时,屋内杯盘狼藉,一桌热气腾腾的饭菜连圆桌被掀翻在地,汤汁顺着砖缝流淌。红辣椒、白米饭、金蛋饺杂乱地混在一起,像一幅荒诞的年画。一边是愤愤不平的亲友,一边是抱着受惊孩子瑟瑟发抖的女主人。我一边制止事态升级,一边联系村干部,将两家主事人请到一旁耐心劝说。讲血脉亲情,讲年节和气,讲孩子受到的惊吓,话语说了几箩筐,烟头扔了一地,双方紧绷的怒气才渐渐消散。最终,打人的婶子道歉,掀桌的长辈承诺赔偿,两家人默默收拾残局,重新生火做饭。

年关里也有令人哭笑不得的琐事。除夕下午,一位母亲焦急报警,说儿子要离家出走。我赶到后才知,孩子父亲在外打工未能



回家,半大的孩子满心思念与委屈,收拾书包就要去找爸爸。我蹲下身,看着他紧抿的嘴和泛红的眼,跟他说起自己执勤不能回家的经历,讲起父亲在外的辛苦与牵挂。或许是这份耐心安抚了他,孩子慢慢松开攥紧的手,将书包里的衣物一件件放回柜中。我还遇见为买手机报假警的姑娘、为讨债堵门的债主……这些鸡零狗碎的小事,在法条里或许难寻对应,却是年关最真实的人间烟火,满是生活的气息。

38载从警路,我如同坐在特殊席位的观众,见证着乡土年节里的点滴变迁。宗族血缘引发的激烈冲突渐渐远去,取而代之的是更个体化的琐碎纠纷。法治意识如滴水穿石,慢慢深入人心,而千年人情社会的底色依旧绵延。我们这些民警,便是穿梭在情理法之间的调解者、裁断者、处置者,时而威严执法,时而又如絮叨的长辈,守护着一方安宁。

我深知,只要在岗一天,这片土地上便会不断上演带着时节温度与烟火气的新故事。我的值班日志里,也会添上一段段或平淡或曲折的记载。

在劳动中过年

编者按

当守岁的钟声敲响团圆的期盼,当万家灯火映照出岁月的静好,还有一种年味,叫作“坚守”。

本期《家园》,我们将目光投向那些在劳动中度过新春的身影:在荒寂的沙漠腹地,石油勘探队用脚步丈量祖国的能源版图;在奔流的炉火前,钢铁工人用汗水浇筑时代的脊梁;在闪烁的警灯下,人民警察用忠诚守护着节日的祥和。

当然,年味更在千家万户升腾的烟火里。无论是遥望千里的思念,还是围炉而坐的忙碌,每一个平凡的劳动者都在用奋斗诠释着新年的意义。

致敬坚守,感恩奉献!

过年也是劳动节

田雪峰

一进入腊月,父母就开始忙了。

先要磨面粉榨胡麻油。等一切准备好了,母亲调好酵头,就要准备蒸年馍了。发好的面被抬到案板上,从盆里倒出来,白胖胖的一大团。母亲的手在面上揉、搓、切、转、掐、点、擀,一会儿工夫,憨态的枣山、灵巧的兔子、盛开的莲花、逼真的大贡羊,便栩栩如生地立在案头了。我则用梳子给“鱼儿”压出鳞片,拿黑豆给“大贡羊”点上眼睛,哥哥给桃儿嘴里塞上沙枣子。父亲把柴火架得旺旺的,毕毕剥剥,欢快而有力。巨大的笼屉坐上去,白汽一团接一团地往屋顶上涌。先是丝丝缕缕,继而浓稠如云。时辰到了,母亲揭开笼盖,一团蓬勃的热浪轰然而出。那一屉屉馍,个个喧腾饱满。

蒸馍的烟火气还未散尽,肉肉的浓香便顶了上来。一个深砂锅,早早地蹲在了炉子上。洗净的猪头、蹄髈,加上装好了各种调料的纱布袋。猛火一催,汤汁翻滚着,肉香破锅而出,霸道地占领整个院落;而后转为文火,咕嘟声也变得沉稳而绵长。香气缠缠绕绕,钻进窗缝,爬上屋檐,把整个院子都腌渍透了,又溢出窗外,让路过的人都不由地深吸一口气,赞道:“嗨,这家开卤了!”

腊月廿三过后,劳动便从“创造”转向了“整理”。除尘,我们也叫“扫房”,是一项全家总动员的工程。父亲将笤帚绑在长长的竹竿上,戴顶皮帽,去对付高处的尘网。母亲指挥我们,将箱柜桌椅统统挪开,打扫干净再归原位。盆盆罐罐全部清洗一番。屋子仿佛轻轻吁了一口气,顿时亮堂起来,叫人呼吸顺畅,只等着用崭新的年画与春联,贴上一身鲜亮的红装。

镇上的集市,一进腊月便陡然沸腾起来。人头攒动,声浪喧天,两旁的摊位恨不得挤到路中央。红艳艳的对联、福字瀑布似的挂着,炒货的焦香、果干的甜腻、鲜活鱼虾的腥气,全搅在一起,热烘烘地扑在人的脸上。父亲手里很快拿着春联和鞭炮,母亲精挑细选着干货与糖果。

就这样,一天天,一桩桩,我们像农人耕种、收获一般,用劳动一点点地擦亮日子。当一切就绪,窗明几净,馍馍满盆,肉香透骨,年货盈橱,那“年”啊,才不再是日历上的一个符号。它有了重量,有了温度,有了形状,成了我们亲手一点一点“劳动”出来的果实。

所以,腊月真真是个地地道道的“劳动节”。这个节,不放假,却人人甘之如饴;这个节,没有统一的庆典,却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仪式。它的奖赏,就是除夕夜里,那一桌丰盛的团圆饭,和围坐在一起时,每个人脸上那被劳动滋养出来的,红润而踏实的光彩。

年味

宋建军

其实没有年味
还是那样的浓烈醉香
只是我们成熟了
渐行渐远了童真时光

无忧无虑的感觉
在遥远的时空飘荡
沉甸甸的担子
扛在了我们肩上

生存与理想
责任和担当
现实和远方
不得不去考量

听着孩子们笑声朗朗
看着孩子们成长茁壮
盼着孩子们前路宽广
心底一股暖流缓缓流淌

忽然间懂了
小时候
父母再省吃俭用
也为孩子准备件新衣裳

从父母的爱中学会了爱
又把爱延展分享
这就是生命的意义吧
珍惜此刻不忘过往

感恩父母
感谢家人
感动自己
用爱去温暖风雪沧桑



刘汉平

每年除夕,公司都把热腾腾的水饺送到高炉前。这是炉前工的团圆饭,是我们钢铁工人独有的年味儿,也是炉火旁最温暖的念想。

我在高炉上干了快20年,从学徒到班长,年年春节都守在炉前。高炉这玩意儿,跟别的机器不一样,它是个“急性子”,一年365天,连轴转不停歇。越是过年,越得盯紧,铁水的温度、炉况的变化,半点马虎不得。外面鞭炮噼里啪啦响,家家户户围坐吃饺子,我们穿着厚重的阻燃服,在1000多摄氏度的高炉前,盯着通红奔流的铁水,听着风机的轰鸣,心里既装着对家人的牵挂,也扛着高炉平安的责任。

食堂把饺子煮好,装在保温桶里,由领

导和后勤的师傅们送到各个炉台。刚过下午5点,就听见远处传来熟悉的脚步声,还有保温桶碰撞的轻响。我正和徒弟小周盯着炉口,调整着出铁参数,就看见厂长带着几位工会的大姐,拎着好几个大保温桶,笑呵呵地走了过来。

“兄弟们,辛苦啦!饺子来啦,刚出锅的,白菜猪肉、韭菜鸡蛋都有,趁热吃!”厂长的声音盖过了风机声。大姐们手脚麻利,打开保温桶,热气一下子冒了出来,混着饺子的香气,瞬间飘满整个炉前平台。那香味儿,是肉馅的鲜、面皮的香,还有厨房里才有的烟火气,一下子就把高炉的燥热和工作的疲惫冲淡了。几个轮班师傅,放下手里的活儿,围了过来。不锈钢碗里盛着白白胖胖的饺子,个个鼓着肚子。蘸着醋和蒜泥,咬一口,汤汁在嘴里爆开,暖乎乎的香,从舌尖一直暖到胃里,又融进全身。

小周是去年刚进厂的年轻人,第一次在炉前过年,一开始还蔫蔫地说想家,这会儿捧着碗,吃得满嘴流油,眼睛都亮了:“班长,这饺子比我妈包的还香!在炉前吃饺子,这年过得真特别。”我拍了拍他的肩膀,笑着说:“等你再干几年,就知道这炉前的饺子,是咱们钢铁人的团圆饭,别人享受不到的。”

我们轮着吃,谁也不耽误活儿。这边刚吃完,那边就有人顶上去,盯着炉况。吃饺子的时候,大家也聊着家里的事儿,说着新年的愿望。张师傅说,等下了班,回家给老婆孩子补顿年夜饭;李师傅说,今年孩子考大学,希望顺顺利利;我则盼着,新的一年高炉顺行,兄弟们平平安安。

窗外的天渐黑,远处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五彩斑斓格外好看。高炉依旧轰鸣,铁水依旧奔流,我们的心里,因为这一碗水饺,变得格外踏实。这水饺,不仅仅是食物,更是公

司对我们的牵挂,是同事之间的温情,是我们坚守岗位的底气。

我想起刚上班那会儿,师傅跟我说,高炉是钢厂的心脏,我们就是守护心脏的人。过年守炉是责任,也是荣耀。而公司送的这碗水饺,就是对我们这份坚守最好的慰藉。它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孤军奋战,身后有公司,有家人,有千千万万和我们一样为了生产、为了生活,默默坚守的人。

一碗水饺,承载着年的味道,也承载着钢铁人的情怀。高炉沸腾水饺香,这香气里,有责任,有温暖,有团圆,更有我们对新一年的期盼。吃完饺子,擦了擦嘴,我们回到了岗位上,继续盯着高炉。风机依旧轰鸣,我们的心里满是幸福。

这就是我们钢铁工人的除夕,没有阖家团圆的热闹,却有炉前水饺的清香;没有觥筹交错的欢愉,却有坚守岗位的荣光。

